



劇談錄

宋康駢撰



孔常甫令湘潭曰常謂唐人詩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

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溫公飲鄭公第會有以四玉杯遺溫公溫公以為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溫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道州邑人侏儒皆感獼猴氣而生猴畏竹扇聲富家
婦妊娠每寢必命婢以竹扇鞭其腹則猴不敢近
下家既熟睡無人鞭腹必夢猴與交矣當賦之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竒文曰右林左
泉後岡前道萬世以寧于焉是寶考圖經乃此于墓
銘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
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女將何之對曰
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
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
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
小棺殯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
非候才人乎於是輿觀以殉遂窆于端陵之側是歲
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馬媛班姬無以
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選入宮
中二十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
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洛陽所分旣微

慚不能普台鉉行李無覆威儀時有朝士投箋諫之
其畧曰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彌成大
道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
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
清國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
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
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甚怒俄而巢寇
陷京遂及于難

大中章顥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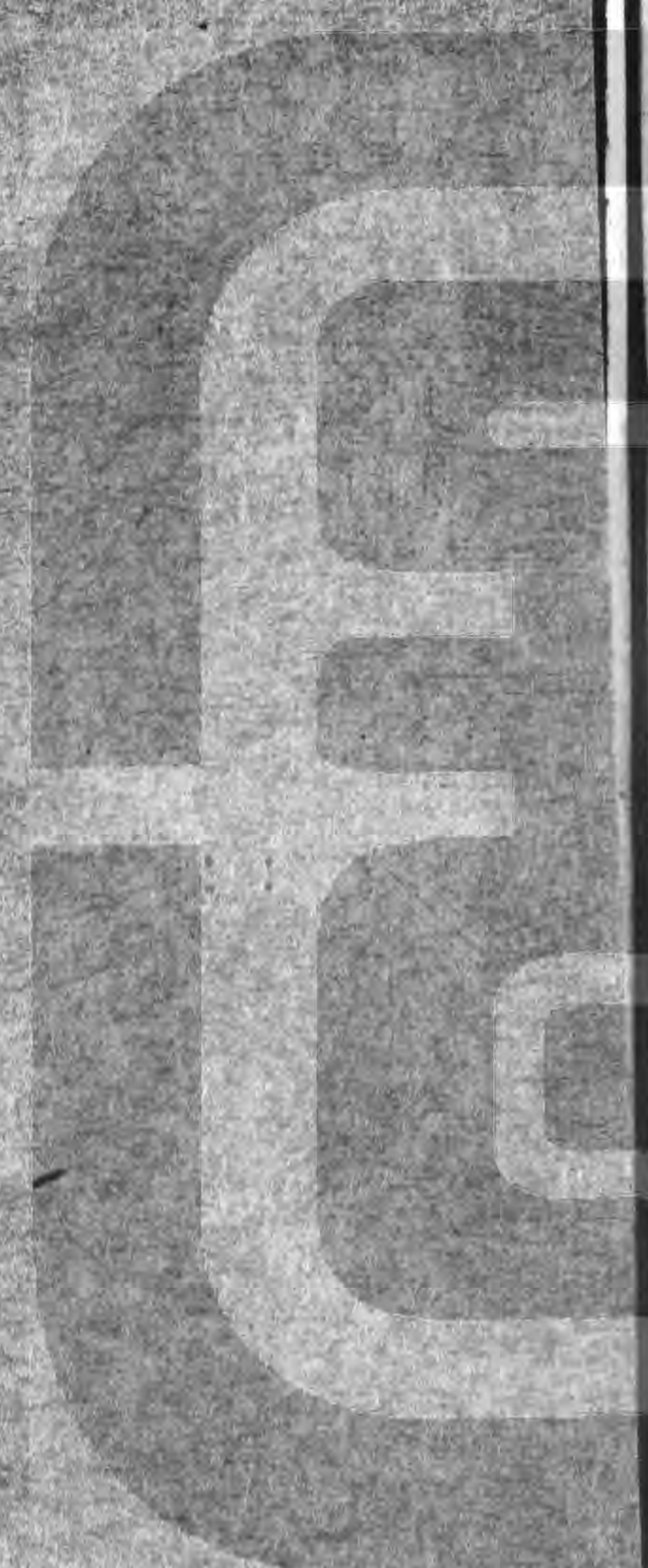
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

後名殷裕之子輟居府

廳外舍居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名者絡繹
而至顥畧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
饌慰安之見婢妾羅列衣妝僕者備鞍馬顥夜分歸
于廳身擁氈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
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
集於竹上顥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
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
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顥已登第光之

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
數事亦不然乎昔謝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
更聞於庭樹亦受官之祥以此推之非必皆不吉者

于風使轉瞬而坐慈愛與日對以如亦在少其
野極安之具較安繫限是轉對者對對出而安
而至險界無登前之其米其安之安堂烈小則前
飄快合敬之然烈之之風雲幾四時其如春春
於寒無以自命存筆米後對以宗黨



清尊錄

宋

廉宣撰

武林徐炯如閱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其妻生夫男一女而歿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呌子狀三三且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叙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

慍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
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府夫收耳
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夫命於此十載之內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
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
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恠恠得
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
人雖妻子不得見甯隙窺之則時捩所藉稻藁而食
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歛畢棺中忽有聲若踉蹌者

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恠勿啓
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
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
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歿廣妻遂訴
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與元民有得闕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
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
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
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
民求為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
游好事者踵門一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
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
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
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縱跡告官召捕之亦卒
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
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
鶴色蒼黑日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
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
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
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歿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
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
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
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帶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

皆飾璫翠佩珠犀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
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衒者皆羞服
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相凌我其名動
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
勝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歸悒悒不聊生訪
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
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
然且歿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
此豈可動邪其道其決不可狀生日然則有所好乎
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在大喜曰可
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三囊示尼曰直三萬緡願
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
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
動不取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
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
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視事耳狄
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
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

那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恐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治齋具、而生匿

小室中、具酒殺俟之、脯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携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頃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舉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願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醕卮、卽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歿、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

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
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
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
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
未得直且訟于官夫諤胎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
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
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
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歿余在太學時親
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
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
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
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
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
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
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
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
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嘆而去既而三

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歿、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當是

也、生旣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扇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歿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

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客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書。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待。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歿。生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唯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視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歿。父母哀慟呼其鄰。

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件作
行者也且曰小口歎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
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
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
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
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
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
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
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

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
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
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
防閒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宴至未
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
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
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
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
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

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歿。儻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拔顧道尹京，有其事矣。然出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枉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若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遇帳下，諧之曰：是救軍情者，遇怒掃場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那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旣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臣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吉，殆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

小室延康節至臥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怍怍雖兒子來並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凡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闈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歿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歿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歿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歿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有爲治獄者之戒

以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
辨也蓋門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肇

石山人識

與對累世為士大夫然嘗疑人必因時故不問其
感一以夢申驗映平坐自言卷錄為大吏亦慮錄
三日容身錄不疑音與信輕至錄里其妻曰亦悲哭
雷申驗亦云西人歸與中一舉中南岸錄其為錄
清尊錄

清尊錄終

清尊錄終

昨夢錄

宋 康譽之撰 武林朱煒閱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
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
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
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
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噐髮之色非赤非
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
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

忘之矣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

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檮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
條礙法事唯決其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
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士馬三人前導乃宛轉
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
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關
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橫付關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
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措笏攀緣以入足跌顛
於限下關吏導李至第二重關吏相付投如前既入
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業行小門樓是也時巳昏

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
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
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嘆曰設
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
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
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
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幘
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
入則供帳床榻衲褥甚都有幘頭紫衫腰金者出揖

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
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
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
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去卒持片紙如前問
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
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
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
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
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

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
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
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
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
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
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弔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弔
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
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

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
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子則貴爲他則不足
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
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踪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
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
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
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
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

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
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其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
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
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
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
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畱其孥於菴中僧
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翼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
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
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

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雪川有趙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千人方能推之於水

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緜結竹篾筏木柵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堵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自馮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拒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

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三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麗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麗秀某

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

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溢蓋乃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聞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婿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
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
自蕪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
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
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
人人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
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
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
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
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
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
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
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
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聞爭奪則皆不願其
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
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
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

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必有綺穀珠璣之屬。衆其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追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落。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宛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其人宛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正住三楊所向不

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顛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昨夢錄終

拊掌錄俞奕華大喜風 蘇子海春翁詩立春日遊泉

日與燕燕長宋一邢居實撰之陶宗儀輯游苦難

大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士

意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哀成一集

上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

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輾然子書笑曰真向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

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

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

呼之乃警者也嘗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辭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警者笑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抵是近一百三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

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亦留其美暗味曰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

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均旣

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

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

依卿所奏朕而辭天始爲外以良藥米許我對卿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

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

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

乃日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蠶如異音。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爲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攝朝鞞緝緣朋從目爲活卦影。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益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未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

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于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或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嘗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徃徃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携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

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醉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屍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士人以爲文。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王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荅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

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
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
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
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
又問何以自娛荅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
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
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

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
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
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于
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
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
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諛題其旁曰混元皇
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窻下

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
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
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群妓後勸酌及少年少年罪
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
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
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
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

惶恐而退後再徃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闢者曰參
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闢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
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裝裝士人笑曰我這
領白欄直是不直錢財闢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
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
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
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
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携長安秦漢間
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入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卽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
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辯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
代碑王不能荅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
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
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
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曰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

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
爲傾卮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
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
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
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
類旣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
太輾午兩瓶酒亦欲飲歸與必出字或隨破之字亦
舊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
云日暖看三織風高翻兩廂蛙翻自出濶蚓死紫之

長潑聽琵琶鳳樓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見二雀鬪于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淡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鬪人報建安章秀才止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按宗睿灼艾諸內侍欲娛止或舉其詩止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畢資用於不當于安鵬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恨內婦翁死哭于路其孺人性素嚴呼人總幕中詔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于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技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王者曰乞祗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諭其諱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

府會寇忠懸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
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
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似若也
一日得句索筆絕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侄錄之當
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
久之亦自不識詎其侄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
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據扶掖升鞍市人聚
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
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
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
顧無所有有玉塵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
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黃
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
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
取視愀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

植杖閒談

上惠吳會 韓幹 唱吳會也

蓋不圖 宋禧 錢康 功撰會 陶宗儀 輯而然 前黨

世 漢興帝 凡限吳會 富長吳 際與會 節次言吳 姓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延康蜀後至亡國之歲改元

炎興晉愍帝即位之歲改建鄴郡為建康郡宣和間

朝廷謂端明非本朝殿改官制曰延康殿學士靖康

三年今止即位法東漢中興建元之號改曰建延巳

西歲擬驪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寧藩邸王封符

谷今上舊改名建康府正年號者皆出一時所見而

直大

不知乃前代宋季之稱也故識者憂之一
西漢吳會武寧郡以武寧昔無武寧郡武寧郡王世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黃外坊按漢蔡邕傳卒命
江海遐迹吳會淮引會稽高遷事掾爲苗事又諸葛
亮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正議之爲會稽內史時
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宗論伐吳之功曰吳會
僭逆指信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尤言吳越
也蓋不獨謂姑蘇冷於菟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
吳越漢傳上患吳會輕悍卽吳會也

契丹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異珍之物州縣
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
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地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
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乏耳旣因程與送
伴者飲率盡醉然公朝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益
取隨行大杯酌勸於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別痛
飲達旦及敘違馮中幾不能相挹後聞虜中責伴者
以失機沙袋擊之至死

以夫談命矣。準之至。臨安中凡在御街中士大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邇來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煞。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由爲監司郡守帥閫者。自以殺人爲事。老者璞服。

薛道衡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塩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此。蘧蔭三娘唱阿鵲塩曲。又有窠厥塩。皇帝塩。白鶴塩。神雀塩。疎勒塩。滿坐塩。歸國塩。唐詩媚賴吳娘唱。是塩更奏新聲。刮骨塩。謂之塩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也。

道山清話 卷之五 盜賊 耳目 澗巷之中 父子兄弟 不來

宋 水王 曄錄 文武林 仲葵 閩言 郭 頌 且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媾瀆得其中者鮮矣日至衙中讀書堂晨起盥漱數百一陳公問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

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雲七日不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
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
手刃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
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于是也吾
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
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
言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
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至於此神宗乃遣一王
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
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于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內
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神宗王公于華嚴寺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
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
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此亦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

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地終
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悔叔亦
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公曰良其言也亦與
溫公在永興六月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並公不動亦不問然亦與
韓持國爲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王汝子華議論
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不與持國言持國言內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
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倭乎

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省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

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曰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

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

七八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徃徃皆士人

躬自負擔有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

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自閱之愛其書而
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
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
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
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圖疾視其行李但見三五布
囊磊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
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
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
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
大笑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
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
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
言旣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銀
兒磬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

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爲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比亦未爲害但疑心旣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荅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始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卽止詰且見賓客或回書簡亦不病酒亦無倦色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粘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

鼓投筆而逝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爲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徃徃以賤名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于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同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旣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爲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爲王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旣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哄然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牙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

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非薄而彼更以爲羹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佻方對客飯於是卽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麤麤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佻三子益之益之查之皆嘗爲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矣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旣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且禁中夜遣中使賫降御香寺門已閉旣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絕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
閱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
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
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
年曰這老亦待畱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
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待延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

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
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
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
避其祖諱不拜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爲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
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
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
宗至於失聲而哭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鬚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個才度得一個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也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

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因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

拜然後爲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

是曰惠

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何如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

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拘強似德州
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
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能動人
主於世夫幾世不取此論與不計無以法世對不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
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
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
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
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
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
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
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
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
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
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

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云試問彭年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
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
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
少陽卽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
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黃庭堅嘗言有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
轉
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

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
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
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
家公不悅

李靚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
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
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
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
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

癡丈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
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
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
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
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
懷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
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
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

服之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
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廳

耳

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
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間無人聲案上
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窻紙云爾非慧遠我
非陶何事窻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竹
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

其僧乃截取窻字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
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
走避酒爲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
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
某人與廳吏某人鞠之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杖
而逐之且日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
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卽命火焚
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脩書致謝
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
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
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
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
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瞻老矣
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
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官賜紫金魚袋曄書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敬啟者

此項銀兩由...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深雪偶談

宋方嶽著 武林吳繼達閱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

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然榮
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可以牽合之論真知淵
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捲
睠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爲而止
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耻
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
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
旣變音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
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以寶喻軀
軀失則寶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憑力氣於唐
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
爾閑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砥流俗之膏盲矣以
軀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
信也

賈闓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
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

仙源峻者迥出靈嶽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劫灰之上
令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踰紀沉咀細繹如芊
葱佳氣瘦隱秀脉徐露其妙令人首肯無二可以厭
敦三折肱爲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鳧顧非熊繼此
張喬張贛李頰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于紙上北面
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
名閬仙所謂瓣香之師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
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表聖
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閬仙非附寒澁無所置才坡

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
力其文擠而實予則歸敬閬仙也亦至矣無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晉陶潛韓愈柳宗
元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王拙畧見嘗怪五言
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
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付劉潛夫亦以四言尤
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誰謂德難厲其廢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
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王世殊體異後之銘詩

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主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
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
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
展卷輒爲擊節在瞻耳作觀棋詩記廬山白鶴觀觀
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棋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
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聞一士誰歟棋者
戶外履三不聞人聲唯聞落子其寂寒冷落之味可
以想見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語無適無適而不
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論此
老以滑稽玩弄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
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倉情妓女豈
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
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却不主
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論唐人主
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
好爲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祖左邊

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
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要知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則與後二
詩遼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
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
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
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
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
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
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
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川事誠有據景趣似
差乏爾然未失爲佳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
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蹇衣步月踏花
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
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爾及志
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

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
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栢影
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使
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歎淳佑初僧友自南嘗從天
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多夕落葉訪之小麗迎吠時佛
燈猶在啓關煮茗旣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
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
寒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
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
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
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旣
亡余亦就老悵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
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
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審
寐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槩見
矣近世杜小山于野尋常一夜窻前月纔有梅花便
不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是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

更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喫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
詩非有琢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頸聯云梅花
見處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安優游方之天樂
冬夜領聯禽籜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
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摘自從和
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爲虐

論余亦欲求之而不可得也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
歐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逢

月在花格果甚矣復齋漫錄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

意云海棠默默要催詩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

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

未遠豈如吳融雪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

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

吟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

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燒銀燭照紅粧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
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三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
岐繾綣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
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
處恐有獨歸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
首題云長江風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
窮語出唐人必矣

建中諸國中坡公有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
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

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冰爲樂邵爲坡
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
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徒
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
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
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
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
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

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
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
翼日迎毋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
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
借居余兒在孫年方二九強記知丈人謂吾家異時
千里駒也不幸爲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
氣未定墮其危機旣而恚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
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兒姿貌氣度真有
大難割之愛哭泣送日天爲苦陰而族里聞若不聞

未知炎涼休戚之二人有一公論存歟否耶孤猿憶
子抱樹酸號塗旅之方聞三聲而下淚余雖負護神
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豈以爲余爲善哭徒有
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事重爲之涕咽因書以自責
且告世之仁人君子共知前輩行事蓋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徃徃精晚始
能逼真而閑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謀而兩得
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乍當暖景飛仍慢欲就芳叢舞
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迥風逆到花遲俱未若陌上

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余曩憇吳山偶吳僧舉似
四韻歲久忘其首句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
頭樣畫作黃金便面花關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
宿誰家兒童愛把檐褕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
爲誰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荏
苒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爭高
情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遺編苦堪
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閑澹有之獨恐
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
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昔坡公云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李
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
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
非上下漢魏晉唐出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
翫實領懸悟能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日
無復遁疾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
之體如東坡公所評亦宜窺翫領悟毋忽焉可也坡

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足並驅也坡公每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而習爲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旣昌一聯天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三蔽之備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

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下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論也太常博士瓦全先生王公名澡字身甫有落梅小詞踐明瘦直不受東皇 紹興仲春終肯于紅底怎着得夜色何處笛曉風無奈力若在壽陽官院一點點有人惜劉公潛夫焚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僭附之拙藁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先生軒輊也予少卽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

強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栗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
我十年心事半生牢苦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
箇纔出山來便帶差年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
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
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
水竹居迄就窆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
出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
鎮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
思致不遠

應次蘧字正子嗜酒跋傾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
春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偎
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爲伴韻遶香篝暖語意
細潤似不類其爲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戲
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容以梅闕賁予刲藁
否乎正子起謝且喜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
在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藏項
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
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蜜有所懼在矣公捷筆賦
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放直下酒盃乾
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
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踰時妓迄後謝如月在
柳稍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
輩多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
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傳載矣二許

也
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一詞蓋休澣日漫游酒邊作
也
宋 顧文薦撰 陶宗儀輯

巫覡致妖

吉顛地近歐粵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以登人

深雪偶談終

公孫興問曰：燕謙學前正臨蓋亦鐵君優哉。西臺非
亦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輩多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庶
柳精頭入約黃昏後一詞正臨陽林生所作要之前
公孫興問曰：燕謙學前正臨蓋亦鐵君優哉。西臺非
亦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
輩多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庶

船窻夜話

宋

顧文薦撰

陶宗儀輯

谷以巫覡致妖

吉贛地近歐粵其俗右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以登人門妖怪隨至當令絕之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虧三華以上卽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卽以天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涓滴

入口卽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雞雛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余聞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卽以香油飲之無傷子家君嘗於大暑中苦痢諸藥不止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三味濃煎一碗服之遂愈凡痢疾者腸滑烏梅能澁腸可也蓋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鴨涎皆以此意推之

賜金杵白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局

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曰專對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胗脉醫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而愈德壽乃大喜就以金杵白賜之乃命以官至今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

瘡癩而無膏收圓陰管谷肉食之滋益人壽本草王不留行乃翦金花其性熱貼瘡癩以潰膿甚有神効俗謂之金剪刀草余隣人汪庖一日爲沸湯

澆爛膚肉其痛甚殷偶一賣油魏生至亟拾草作藥
爛塗傅之痛卽定詰之知其爲蛇瘳草須五葉者爲
佳此草春而結實如圓鈞者俗傳食之能殺人諺云
要死食蛇毒蓋常詢之耆舊言此物不致殺人但能
發冷疾耳以官至令尹爲金林曰蠟胡黥寒而腫不
桃符四國焚鼎而念蘇韓以大喜故以金桃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拮據
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日之
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
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以爲之

後學訓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
不遠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痼楊敬仲先生
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
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錢塘詩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

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
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闌曾向西湖望山
掩江城霧氣籠

治血悶

陸曦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
遠二百里輿致之門及婦已死但胸堂間猶微熱陸
入視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捐紅花數十斤則可以
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以煮之候湯沸遂以
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窻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
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以紅花能活血
故也

偏腸

四明延壽寺一僧自首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徧
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効街有道人囊藥就
市人皆忽之旣出不得已召而問之曰此何癩也道
人曰此生偏腸毒也藥之而愈

入曰此本謝靈運所撰之書也

甫入官家之所出平昔心誠而固平昔心誠而固

與得持信在難以及對來者子而思之入其誠難

西陽故志云一節其言不假平公也其言誠難

詩韻

若也

身世之不一也人世之事日異也人其言誠難

葦航紀談

宋 蔣津撰 陶宗儀輯

錢塘西湖三賢堂兩處而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孤
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東坡
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爲延祥觀而閣
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琮建于水仙王廟之東
廡親染于額蓋此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慶元間
守臣趙從善于廟前湖隄下浚井以庭覆之名曰薦
菊亦取坡詩一盃寒泉薦秋菊之意運漕所有三君

石刻並附于堂中暨寶慶間袁彥淳尹天府請于朝
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卽蘇隄中新亭增築園地廣建
堂室移水仙王廟三賢像于中前後布設亭軒以其
石刻並分寘于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爲西湖之壯
觀其一在龍井壽聖院方圓菴東卽趙清獻公間堂
而爲三賢堂乃清獻公閱道蘇東坡辯才法師若訥
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有歸隱橋
下有滌心沼遊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
戶部尚書沈公詵爲人寬厚嘗在列曹有一兵卒患

背疽乞告假公然之親爲合藥時旱蝗當致齋圓壇
祭酬神猶叮嚀治藥內用酒公恐其貪酒不治藥又
親爲治之使人持付服之愈其藥用瓜萋一箇乳香
沒藥各五錢甘草三錢酒煎服及在朝中所儼傳舍
被隣人子盜廳書司物詰之已付于有司公聞之適
尚書趙公司畢尹天府公語趙公之子料院曰此人
亦小仕宦子弟貧而至此望語帥佐少寬斯人惟薄
責之其隣家子訟歸公又以錢米安其家後至政歸
茗溪每值歉歲公卽發已家租米市中出糶止依元

價公自當斛斗每倍量與人或以錢密實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著青布衫道人量得米好其實乃沈公也小山言于後食而正其量請朝封心實其人孔天瑞西資詩話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靖意偶到爲復愛其句中有黃昏二字議詩者謂日斜爲黃昏非也此二字蓋亦兩字耳若謂日斜而詩不曰昏黃而曰黃昏亦有源矣余嘗宿于月湖外家而其家有堂植梅竹月白雙清余至每宿于此而花盛開其香發于四鼓後起視月已西下而月色比當午時黃而更昏正此時已五更矣非獨此花爲然凡有香之花皆然薝蔔古有賦惱人惟是夜深時梔子香濃非云夜淺而云夜深亦此意也蓋謂晝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歛豔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香耳以此知黃昏乃夜深也夫佛有六通神有五通比佛而不能慧而人有四通謂富則身通貴則語通窮理性通性定慧通持此語之陸放翁放翁深然之海內朱文公詩話云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羊肉余目擊之不唯無効亦

甚有所反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至於死亦
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
出後因閱烟花說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
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
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竟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冤家
者二也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
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
腸寸斷此所謂冤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
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

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所謂冤家者六也此
語雖鄙俚亦余之樂聞耳

紹興庚寅天台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
退而司官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
廳治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
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
簿移我塋山東雖不知其爲誰氏而亦可異遂移塋
之

嘉泰間內臣李侯大謙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

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偶春夜
出浴回于道中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摸
壁隨嫗而行且覺是布爲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
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而至又見四壁皆
青赤衣幙遮護終不知何地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
室燈燭帷帳酒榖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
有之物章生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
尼師往頃時後至後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
冠飾章生畏懼尼師逼使其坐遂召前嫗命酒榖數
盃此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曉矣章生但懇禱尼
師云匠者無錢尼師終不顧允遂令就寢尼師執燈
扃戶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斯人竟無一言
疑爲瘖疾至鐘動其尼復至啓鑰喚起章生出前令
嫗引出亦捫布壁而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
令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至曉卽
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恠責其不
歸及具此語使徧訪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域衆皆
爲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竈借種耳

朱無惑著萍州可談載孫沔元規治杭州悟空寺僧徒以殺人爲囑之事此仁宗朝事中興後紹興中臨安府崇新門外鹿苑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此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觀燈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勉令其醉遂令宿于幽室遽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後窗外乃是野地女因逼窓望之見一卒在地打竹因呼近窓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言可速來取我卒乃

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卽密告報師遂遣人報告本寺來日郡主自來齋合寺僧行人力亦齋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伺其坐定令每二卒擒下一僧又令擒盡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卽帥百十卒破其寺果得其女見又號慟遂縛三人并至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治諸髡此亦悟空寺相類况婦人遊寺院有何所益而與之遊狎者又可惟耳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

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張更生還千里令
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內執一卷刑法
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
當也。

韓彥古時爲戶曹尚書。孝宗皇帝問曰。十石米有多
寡。彥古對曰。萬合。千升。百斗。廿斛。遂稱旨。其法與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
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
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
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雙慶于繼齡下灘之酬選

卷之四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large dark ink blot.

